

谈判专家

钟道新
钟小骏 / 著

危急关头,从容应对 心理分析,悬念迭起
谈判专家以智慧终结犯罪
年度最震撼公安题材长篇巨献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

巅峰对决

钟道新
钟小骏 /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I247.5
ZDX2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巅峰对决 / 钟道新, 钟小骏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2008. 1
ISBN 978-7-5404-4081-7

I. 巅… II. ①钟…②钟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205057号

巅峰对决

钟道新 钟小骏 著

责任编辑: 邓映如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 × 1092mm 1/16 印张: 21

字数: 330,000 印数: 1-15,000

ISBN 978-7-5404-4081-7

定价: 32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猛志固常在

——代序

李 锐

平生第一次阅读这样的一部长篇小说：父亲去世了，由儿子来接续父亲没有完成的故事。钟道新、钟小骏父子两人合力完成的长篇小说《巅峰对决》，是一个见证，与其说它见证了生活的子承父业，不如说它见证了文学的前仆后继。

四个月前道新因为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，《巅峰对决》也在第十五章拦腰而断。那一刻“手提电脑打开着，写字台上大量有关法律、法医、心理学的书籍、笔记、案例资料摊开着，电脑屏幕上，是这部长篇小说的第十五章，小说正写到数条线索激烈纠缠，国际市场期货交易的鏖战、银行抢劫案、多年前军工厂的血案真相渐次浮现，生和死的对峙，爱与恨的交织的关键而精彩的时刻，可是，这一切的一切，我们只能想象了……”（《收获》长篇专号 2007 秋冬卷编者按）就像一条滔滔的河突然渴死在大漠之中，谁也不知它去向何方。但是，四个月后，小骏为了父亲的遗著出版，含悲执笔，续写六章，终于让读者看到一部完整的《巅峰对决》。经验告诉我们，鉴于种种的限制，长篇小说的续写是一件很难做好的事情。但公允地说，钟小骏的续写是成功的。更何况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文字。想想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那间曾经突然沉寂的书房里又响起键盘滴滴答答的敲击声，空白的屏幕上生和死的对峙，爱与恨的交织再次掀起波澜，不由得怦然心动。

人人都说书生文弱，人人都说书房清静。

可是眼前的这一幕，眼前这前仆后继的一幕，分明让人看到了绝不亚于铁血沙场的悲壮。

生活里的钟道新抽烟，好酒，爱棋，喜欢结交各路朋友，喜欢餐桌上的谈

天说地,对朋友古道热肠,颇有些仗义疏财的豪爽。但是小说里的钟道新却是冷静、清醒,永远保持感情的节制,很少直抒胸臆,冷眼看世几乎是他的精神盾牌和感情面具。钟道新擅长写知识型的人物,精彩的情节,简练的语言,机智的对话,丰富的知识信息,信手拈来的引经据典,直接而急迫的社会矛盾揭示,等等鲜明的特点组合在一起,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。看他写的电视剧,有的时候甚至不用看屏幕,只听演员的对话就知道这是钟道新的手笔。“钟氏对话”成了他独此一家名片。但是这一切,一直都被他很好地控制在冷眼看世的盾牌后面,尤其是他成名之后的作品,更是炉火纯青地冷眼看世。

但是,《巅峰对决》却给了我一个意外。在这部精彩的探案心理小说里,作者不但塑造了一位勇于献身的英雄,更表达了一种道德的理想和人生的激情。

《巅峰对决》的主人公叫邢天。生活中的邢天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物,普通到几乎是个失败者。“二十年里,从外部看去他除过发表了几篇有关犯罪心理研究的文章,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外,几乎一事无成。”儿子的学费,房子的“月供”让靠工资过日子的邢天捉襟见肘。但是,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。在二十年的闲置之后,邢天终于担任了公安局刑事侦察处心理侦察室的主任。从此,邢天一方面要和形形色色的罪犯斗智斗勇,一方面还要重新收拾自己破裂的家庭。邢天的本职工作就是用自己的心理学专业知识面对犯罪,描画心理图像,应付突发事件。在一次又一次的描画之后,邢天所看到的都是丑恶和罪行,都是金钱和贪婪的深渊。连他自己的婚姻失败也是笼罩在金钱和贪欲的阴影之下。这让他不能不深感于世道的龌龊,深感于这龌龊对人心的淹没,不能不深感于铲除对于淹没的无力。但是,就是这么一个天天和罪恶打交道的人,却保持了强烈的人本主义的情怀,一定要把自己对生命的尊重遍及天下万物;一定要坚持“威武不能屈,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”的道德理想。作为一个擅长分析别人的专家,邢天对自己的处境看得格外分明,他知道自己注定了将要在理想中坎坷不平地生活。和那些惊心动魄的侦破相比,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雄行为相比,我倒是更喜欢看邢天家庭生活的甜酸苦辣,看他个人感情的冲动与隐忍。作为父亲、丈夫和情人,他处处流露出慈爱、宽容、豁达、强烈的责任感,流露出对自己的克制和牺牲,这一切会让你看到一个温暖善良的人,看到一种由衷的爱意。而这,却正是我们身边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最为缺乏也最为宝贵的。这一切也正折射出了一个古道热肠的钟道新。

以田园诗名传天下的陶渊明,在读了《山海经》之后,也曾发出过洪钟大吕的浩叹:

精卫衔微木,将以填沧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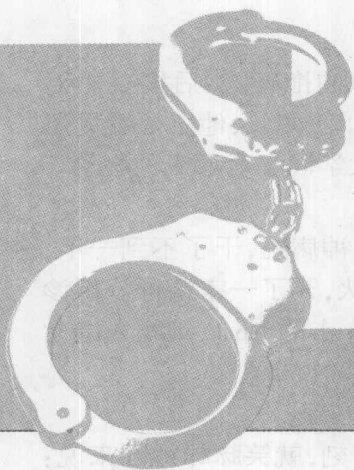
刑天舞干戚,猛志固常在。

我在想,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角叫邢天恐怕不止是一种巧合。虽然“邢”

“刑”二字写法不同,但是,在古汉语里同音异体字常常是可以替换的。《山海经》里那个被砍了头的刑天,却拼了死命照旧以乳为眼,以脐为口,挥舞着手里的盾牌和斧头力战不止。那是一个怒目金刚般的勇者,那是一个连死也奈何不了的英雄。仔细想想,陶渊明的这两句诗,倒是很可以拿来当作作者的自画像。爬格子的笔耕者每天每日,在自己的书房里默默无声地衔字填海,在无声无息的清静背后,在看似文弱的内心深处,却汹涌着宁折不弯的猛志。

在钟道新自己家的书房里发生的前仆后继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道新在天有知将是莫大的慰藉。

2007年12月24日于草莽屋



第 1 章

邢天虽然是知识分子,但还是喜欢看一些小报:小报不高头讲章,甭管真假,都充满淋漓的元气。候机楼的灯光色调偏冷,不过半个小时,他的眼睛就花了。他撇开报纸,望着远处想:常言道,花不花,四十八。自己不过四十出头,怎么就花了?或许是常年无所事事的缘故吧?

他毕业于著名学府 Q 大学心理学系。在当下这个繁杂的时代,这应该是一个很有市场的专业:人之疲惫,莫过于心。心灵病了,就需要心理医生。他的许多同学,因此腰缠万贯。最少也是标准的中产阶级。惟独他,作为 S 市公安局的一名干警,只有一份稳定但菲薄的公务员工资。对于物质,他的欲望并不强烈:有饭吃,有房住,有书看,今生足矣——人的痛苦,来自于现实和欲望的差距。现实是客观条件,不会因你而改变,而欲望则是主观的,可以调整。他是一个很善于调整欲望的人。所以在这方面,一点也不觉得痛苦。

使他痛苦的是工作。在他毕业分配前,一位公安部的领导,为了加强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工作,向 Q 大学要了一批心理学系的学生。可等他报到之时,这位领导已经离开了一线。人亡政息,怎么安排他,很让公安局领导头痛,有人甚至提议把他放到医务室去。最后平衡的结果,把他放到了刑事技术鉴定室。这一呆就是二十年。二十年里,从外部看去,他除过发表了几篇有关犯罪心理研究的文章,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外,几乎一事无成。

召唤登机了,众人纷纷起立,排成了长队。他却安坐不动:根据对乘客人数的估算,运送车一次送不完。而封闭的飞机客舱内空气质量差过地面许多。所以,他绝对第二车再走。

这时候,他看见了江夏。因为持有头等舱票,江夏被优先安排通过。他后悔了:普通舱的旅客,要经过头等舱,才能抵达自己的座位。这样就很可能被江夏看见。如果自己第一次车就走,这样的情况就不会发生。看来人太聪明了不好!



江夏很自然地脱下上衣，递给空姐，换上了柔软的拖鞋，然后接过热毛巾擦脸。对于旁边走过的芸芸众生，他熟视无睹。可即使如此，他还是看见了邢天。“嗨，老天！”他一把拉住了邢天。“老天”是大学同学对邢天的昵称。

邢天只好应答道：“老江！”

“快坐！”江夏大学毕业后，先是被分配到一家精神病院，干了不到一年，就下海经商。几次失败后，找到了方向，先是与人合伙，开了一家精神分析诊所。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，独自开业。现在已经是 S 市的 No.1，年收入以七位数计。

邢天不肯坐，理由是“升舱”的手续，只能在地面办理。

江夏却让邢天安坐，然后找到了乘务长。不过片刻，就笑眯眯地回来说：“一切搞定！”

邢天有些不相信：某次，他遇见一群二三流的影星，要求在机内“升舱”未获准，吵闹起来，酿成一出闹剧。

“领导交办任务后，从来是只要结果，不问过程的。”江夏当然不会说出自己是用“钱”这个世界通用的语言，去说服乘务长的。因为这样，一来显得自己富贵逼人，二来会伤害邢天的自尊心。

“博士别来无恙？”邢天本着“既来之，则安之”的精神，舒适地伸开长长的腿，并且接过了一杯浓浓的铁观音。

“别讽刺我了好不好？”江夏毕业后，又在母校念了一个在职博士学位。

“绝无此意！”邢天虽然说得很肯定，但心中却有些不以为然。一度，他也想考一个在职博士——他在学校内，读了心理学和法学两个学士学位，双学士被视同硕士——当然，他不可能像江夏一样，去读远在北京的 Q 大学：别的不说，光一个月一次的来回费用，就支持不住。他考的是本市 F 大学。在国家认定的博士入学资格考试中，他在本专业七名考生中，名列第一。当时还是他妻子的鲁芹提醒他应该给导师“意思一下”。他断然拒绝：走后门的事情，不能说没有，但谁也不敢打状元的主意！何况，这位导师还是自己的学兄。可谁知道，在后来的面试中，他竟然被淘汰。从此，他绝了此念：学界变成了商场，这个博士不念也罢。

“你知道，我念这个博士，就像增加一道新菜、添置一台新设备。一家没有鲍鱼、鱼翅、燕窝的饭店，就和一家没有核磁共振、伽马刀的医院一样，没有名堂提高收费。”江夏的父亲是山西人，母亲是上海人。换言之，古老的商业之树添加了现代基因之后，必将结出奇异的果实。

“名不正则言不顺、则事不成！”邢天对江夏的这个做法表示理解。精神分析大夫的对象，几乎都是有钱人，钱从来都和烦恼正相关。他参观过江夏的医院：肃静典雅，一尘不染，各种进口的仪器，从各个角落，透射出科学的光芒。护士们不光貌似空姐，服务亦如空姐，而且是日本航空公司的空姐。当时，江夏留他在医院吃工作餐，他说怕自己把“深藏心底多年的秘密说出来”执意离开了。“起码你给 S 市提供了二十个工作岗位。”

江夏认为不止这个数，“医院之外，还有洗衣工、打字员、食品加工者。”

“破窗理论！”邢天笑着说。“破窗”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理论：一个人打破一扇玻璃窗，就会给挖土、烧制、运输等许多人制造工作机会。

“我三年前发出的邀请，依然有效。”七位数的收入，完全能够满足江夏在消费层面上的需求。剩余的资本，要寻求出路。他的终极追求，是建立一个商业帝国。而帝国的建造，人才尚在资本之上。

“能再保留一年吗？”三年前，同学聚会的时候，江夏很认真地邀请邢天以合伙人的身份，加入自己的医院。他当时心一动，但没有答应。

“医院在，我在，这个邀请就有效。”江夏最看重的就是邢天，创造力和执行力在他身上获得完美的结合，尤为难得的是他还很厚道。

邢天之所以动摇，也是因为儿子的学费。前妻要让儿子上 S 市最好的复兴小学，而小学的录取，根据的是“就近”的属地原则。复兴小学与前妻的住处，一南一北，相差数十里。欲入其门，必须交纳相当可观的“赞助费”。由他负责的百分之五十，就达数万元。这还不包括交际费用。钱是绝对唯物的，不由他不动跳槽之念头。念头虽然动了，但在潜意识深处，他总感觉到某些事情将要发生。

确实有事情发生了。十天前，也就是 7 月 7 日，二十三岁潦倒的农民成某，在 C 市的一条热闹的街道上，劫持驾驶奥迪车的徐女士作为人质，勒索钱财。

这个企图被一名出租车司机发现，他拦截住奥迪车，并且同时报警。110 迅速到场。与此同时，一百多名警察、若干辆警车和许许多多的围观人群将绑匪和人质围得水泄不通。警方派出一名“能说会道”的警察作为“说客”，前去与绑匪谈判。绑匪开价一万。警察正要请示，一名更高级别的警官出现，替换他主持谈判。他亮出了身份之后，绑匪的价码提高到十万。高级警官爽快地答应后，提议用一名曾经获得过世锦赛柔道冠军的女特警交换人质。绑匪见到冠军的体形后，断然拒绝。高级警官于是悄悄下令，击毙绑匪。

于是，这个草率的方案的第二步开始实施：化装成群众的一个特警队员，猛地拔出枪扣动扳机，但回应的却是手枪卡壳的声音。五四式手枪是连发的，弹壳卡住之后，特警重新扳一下枪栓，连开了三枪。绑匪被击毙。但他在死之前，获得了十秒钟的施暴时间，徐女士因此身中七刀。而第一刀就从左下倾角横向到达右侧颈动脉，刀口最深，切断了气管和颈动脉。

飞机起飞后，江夏拿出最新款的 IBM 手提电脑，利用头等舱特有的插孔上网观看香港股市行情。

对于江夏的杰尼亚西装、小牛皮登喜路公文包、万宝龙金笔、江诗丹顿手表，邢天一点都不羡慕。可对这台电脑，他却羡慕不已。这些年来，他一直在研究犯罪心理，但硬件支持远远不足。除去办公室的老旧东芝电脑外，就



是家里那台虽然屡经升级,但还是很落伍的组装机。根本就不够用。

飞机抵达巡航速度之后,机长笑眯眯地从驾驶舱内出来,给坐在第一排的S市王副市长敬了个礼,要请他去驾驶舱参观。

这是一架波音757,王副市长显然很感兴趣,就随着机长进入了驾驶舱。

邢天皱起了眉头。民航总局对此有严格规定,任何外人都不得进入驾驶舱。他招手请乘务长过来,严肃地宣布将就此事向民航总局投诉。

乘务长有些诧异地问:“您不认识王副市长?”

邢天当然早已经从电视上认识了这位市长。“您不认识字?”他尖锐地反问,“万一这位体形魁梧的先生在驾驶舱中昏倒,你们将如何处理?万一他要劫持飞机,你们又当如何处理?”

乘务长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迅速进入了驾驶舱。

不过片刻,王副市长就阴沉着脸,回到了座位上。

江夏竖起大拇指,小声说:“骨头硬!”

邢天用不算小的声音说:“规定就是规定,人人都应该遵守。可有很多人,偏偏以不遵守规定为荣。”

江夏显然有些尴尬。他是认识王副市长的,可倘若制止邢天,将会使得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,大大地降低。

就在这时,一名笑眯眯的空姐,端着两只杯子和一瓶人头马XO过来,温柔地说:“两位请用。”说罢,将托盘放到了小桌上。

“1998年,”江夏拿起酒瓶端详,“这恐怕是这个飞行单位中最好的酒。”

邢天拿起压在瓶子底下的一张卡片看:本机机长张诚表达对您的敬意。

“这是贿赂!”

“应该说是礼物。”江夏熟练地打开酒,“我在一本书上,看到了一个有关周总理、小平同志和罗瑞卿将军三位领导人对待礼物的态度。”他先给邢天倒了一点酒,“收到地方上领导送来的诸如茶叶之类的礼物后,总理就说:礼收下,要付钱。而小平同志则说:礼收下,事不办。罗大将则很绝情地说:礼退回,人处分!”说着他给自己倒了半杯酒,意味深长地说,“性格即命运啊!”

“人的命,天注定。”邢天拿起茶杯,与江夏相碰,“我是酒不喝,状要告!”

“也不失为一个路子。棋圣聂卫平,就喜欢给航空公司提意见,有些时候,甚至会惊动高层。后来航空公司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。”

“黑名单?”邢天喜欢下围棋,聂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很是神圣。

“是一张好的黑名单:航空公司只要见到旅客名单中有他,不管他坐什么舱位,一律按照头等舱对待。”江夏喝了一大口酒,“剑走偏锋,不失为一条路子。”

“商人是永恒的机会主义者。”邢天说。一个人经商久了,会把任何事情都看成是“路子”。

“我是医生。”江夏纠正道。

“一个有着医生资历的商人。”邢天补充道。

C市的事件,经由公安大学的一些专家、教授的放大,转化成文件,上达部长。部长迅速作出批示:建立相应机制,应对突发事件。

这条批示,被迅速落实。S市公安局立刻组建了一个副处级单位,名曰“心理侦察室”,挂在刑事技术侦察处下面。

机构是成立了,但在主任人选上,常委会发生了争执。公安局虽说是与地市平级的厅局,但因为没有人大、政协,党委书记也是局长兼任,所以“宝塔”的尖子很小,干部因此就没有“去处”。漫说邢天这班资历的干部,就是在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老干部,位居科级的尚不在少数。一旦新机构出现,各个副局长,纷纷提出安排自己分管“地盘”上的干部,试图松动一下板结的“土壤”。

但“党管干部”是大原则,公安局长李汉魂还是坚持把邢天放到了这个位置上。

围绕他展开的一切,邢天自己一点也不知道。他没有因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朋友,加上自己又不热衷,所以没有人给他通报消息。

下了飞机后,他跟随江夏走向停车场。一进去,他就看见了那辆奥迪A8。“就是棒,好像自己会发光似的!”他的赞叹是由衷的,虽然他知道自己一辈子也不可能买得起这种车。

“咱们一起干。买保时捷也指日可待。”江夏很懂说话的技巧,所以不会说“到我这来干”。

邢天没有回答。见江夏给他拉开车门,他笑着说:“这点规矩我懂。还是请列宁同志先上。”

就在这时,技术侦察处的法医华天雪和局里的司机小陈,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。

“我们一直在出口等,怎么没有见到您?”华天雪是医学院毕业生,来公安局做法医才三年。

“你们来这干吗?”邢天不会在他们面前说自己是贵宾通道出来的。

“来接你啊!”小陈说。

邢天虽然不明就里,但还是对江夏说:“那我就走我的了。”

江夏比划了一个吃饭的手势,“咱们不是还要干这个去吗?”

“改天吧。”邢天作出了判断:可能是有公务。

“也好。”江夏有些失望。他本来打算在晚餐的时候,再做一些工作的。

两个人分手上车,前后出了停车场,上了环城公路。

一上拥挤的公路,排量4.2的奥迪A8的优势荡然无存。而小陈驾驶的这辆有着特殊牌照的普通桑塔纳,作蛇形状,数度碾压黄线。

“没有着急事,不用开那么快。”邢天本来不想说,可又实在忍不住。

小陈却认为没有关系:作为S市公安最高权力机关的司机,小陈几乎认识各个路口的交警。交警也认识他。



邢天只得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。见小陈沉默地服从了命令，他又掏出一支烟，递过去。小陈原来是常副局长的专车司机。常退休之后，就堕入了“杂车”的行列。不平则鸣，经常“滋”些“小事”。有一次，他因公搭乘小陈的车，小陈问他的电话补助是多少，他答说是六十块。小陈得意地说：“还不如我呢。我是一百！”然后又絮絮叨叨地说自己因为工作关系，一百也不够。他忍无可忍地反驳道：“不够归不够，但决不是因为工作关系。”见小陈不服，他质问道：“领导要出去，是他给你打电话，还是你给他打电话？”小陈说：“当然是领导给我打啊！”他做结论道：“此题证毕！”小陈的电话属“动感地带”，接听是免费的。从这以后，小陈似乎有些怕他，总躲着。他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。司机，尤其是领导的司机，在中国是很特殊的职业。不是小陈人不好，而是环境使然。想到这，他就问华天雪有什么紧急公务。

“你真的不知道？”华天雪惊讶地问。

“美国的国防部长曼斯费尔德说得好：有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；而有些事情，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。”邢天笑着说。

小陈嘴快，抢着说了有关邢天的任命，并且附着有关花絮。现如今，谁都知道干部是第一资源，而有关干部任免的信息，是最有价值的“硬通货”。

邢天陷入了沉默。

“你是在思考请客的问题吗？”华天雪笑着问。

邢天也笑了，“我在思考今后的工作。”

华天雪的目光在邢天的笑容上稍微停留了一瞬间。她很喜欢眼前这个男人，尤其喜欢他的深沉和智慧——在这个浮躁的社会，前者是很稀有的品质——但从来没有过一点流露。

邢天也感觉到华天雪的目光的毫秒级停留，但他回避掉了。曾经有一位老同事，试图私下里撮合此事，被他回绝了。老同事非要坚持，没办法，他就以沉默应对之。老同事最后恍然大悟，“我明白了：你是兔子不吃窝边草！”他反驳说：“你错了！我根本就不是兔子！”

杨六的原名是杨六六，本意就是六六年出生的。他是唐山郊区一对农民的第二个儿子，十岁那年，很不幸父母在唐山大地震中双双遇难，他只好投奔哥哥。一开始还好，毕竟是同胞兄弟，血浓于水，更何况他还能干一些农活。但在重建唐山的过程中，农田被征，为了把他那一份钱“吞没”，他被嫂子“逼”出了家门。“逼”和“赶”是很不同的。“赶”意味着暴力，而“逼”则是无孔不入的“软暴力”。当然，嫂子有嫂子的道理：农田本来就是自己一家的，突然来了个小叔子，加入分配，真正岂有此理。更何况，在1978年，五万块钱的征地补偿款是个天文数字。

因为没有户口、没有亲人和钱，所以他没有受过教育。流浪了一年之后，他在一家小饭店里找到了一份工作。没有薪酬，只能换回一口饭和一个睡觉的位置——因为没有放床的地方，所以就没有床——这他不在乎。饭店内的

饭,尽管是很草率的饭,有时候还是残羹剩饭,但比农村的饭质量高。但不幸的是,他得了急性肝炎。老板毫不犹豫地把他轰了出去。

发高烧的他,只好露宿街头。所幸,一位六十岁的东北菜师傅收留了他,给他看好了病,让他过了两年好日子。老者把自己的手艺传给了他。说实在话,东北菜之粗枝大叶,从菜名就能听出来:“乱炖”、“蘑菇炖小鸡”是也!能有几多手艺?

后来老者突发脑溢血,被送进医院。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之后,驾鹤西去了。小杨六只得重归流浪大军。小杨六慢慢地变成了杨六。这期间,他做过几乎所有繁重、粗笨的体力劳动,还坐过牢。

坐牢的原因很简单:嫖娼与斗殴伤人。性欲乃人之本性,没有能力缔结永久性的婚姻,就只有嫖娼一条路。因为没有与异性交往的经验——即便有,也是以讹传讹得来的错误经验——见到妓女扭捏作态,很自然地就当成了“爱情”。所以一旦发现有人“染指”,血气方刚的他,定然是拔刀相向了。结果自然被纳入了《刑法》管辖的范围。

十年徒刑,因为表现好,减为八年。出来时,已经是老杨六了。随波逐流,他来到了S市。

S市是一个将近两千万人口的国际性大都市,而且以精致著称,东北菜自然没有市场。好在它面积很大,城乡结合部不缺活干。他安下了身。

他在火葬场找到了一份工作。他根本不在乎死人。在他的潜意识深处,所有的人都和死人一样。这份工作的收入还不错:一千冒头。依照古语:温饱思淫欲。他又想起女人来了。

嫖娼一道,他已经视为畏途,他要找一个正经女人:在他的心目中,非娼便是正经女人。这个要求并不高,他找到了李花,她自称三十多岁,原来是“拾荒女”,来自云南。他很喜欢她,连名字都喜欢:李花者,礼花也。

他的生活,因此被纳入了寻常正轨。

李汉魂在自己的办公室内约见邢天。这里之所以称为“约见”,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“召见”,原因就在于李汉魂改变了座位的格局:通常下属来见他的时候,他都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,让对方坐在客座。而这次,他特地安排在办公室的会客区。而且坐在小沙发上,与邢天“面对面”。

邢天虽然很少来局长的办公室——因为够不上——但也感觉到这种安排的分量。

李汉魂一直在等邢天开口。一般下属,即便是副局长等常客,一旦见面,都会滔滔不绝地提出要求。对于这些要求,他自有一套评估系统。他相信,一个人说出来的要求,比他想要的多。而自己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,又比实际上应该得到的多。故而,“打折”是他最常用的手段。可邢天却始终没有开口。于是他就问邢天需要什么?他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,在大多数情况下,都是一种博弈。所谓博弈,就是你根据对手作出的反应而作出反应。夫妻

李汉魂



之间如此、父子之间如此、同僚之间亦如此、上下级之间更是如此。自己先说,就等于输了一步。

邢天的回答很简单:平常什么都不要,但在事件发生时,有权调动一切需要的资源。

“听上去你什么也没要,但又什么都要了。资源不是在需要的时候,马上就会到来的。资源需要在平素就整合好。”李汉魂笑,“下面我要用一句古语,你知道是什么吗?”

邢天早已经猜到,但还是顿了一下才用商榷的口吻说:“莫不是‘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’?要不就是‘凡事预则立,不预则废’?”

“我一共就知道这两句,全让你说了。”李汉魂爽朗地笑笑,“你大概很了解我的过去。”

“略知一二。”

“我和你们这代人不一样,我没有正经上过学。”

“您不是政法学院毕业的吗?”

“我那是工农兵学员,不用考试,由贫下中农推荐。而且上学之后,还不用考试,起码不用怕考试。考试,老师的法宝,学生的命根。不用考试的学生,从严格的意义上说,不能算是学生。所以,我的文化构成,大抵上是自修而来的。”

“您这代人,有许多杰出的人士,而且目前都在重要岗位上。”邢天这是心里话,他也认为有必要说。

“位子总要有人坐,轮到咱们罢了。”李汉魂拍拍沙发的扶手,“另据我个人体会,正规的教育,是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。”他严肃起来,“近些年来,以绑架为代表的一些大型突发性恶性事件频频发生。长此以往,人民会丧失安全感,和谐的社会就无从建立。”他语重心长地说,“责任重大啊!”

“我一定不会辜负。”

如果邢天回答说“一定不辜负局长的信任”,李汉魂对他的评估就会降低。但这个回答,他很满意。“说说你的构想。”

邢天的构想很简单:征集一些志愿者,选拔后,进行培训,最后形成一个表面松散,但实则“招之即来,来之能战”的队伍。

李汉魂对邢天这个构想很满意。如果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常设队伍,不光经济上难以为继,而且在人事上也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“战争”。更何况,机构越庞大,效率就越低。“说,说下去。”

“局里的人,无法全面了解管区的人文、地理情况。而没有这些,谈判就无法进行。所以这个网络,一定要覆盖整个S市辖区。”

李汉魂基本上满意了,但还是启发道:“就这些?”

邢天其实明白李汉魂的心理,“谈判仅仅是我们任务的一部分。一旦有恶性事件发生,我们一定调动各种手段,配合刑警侦察。”

李汉魂满意地点点头,要求邢天“写个东西”给他:一个新单位的成立,

首先要给它配备资源。这个时候,对方要得越少,他就越高兴。然后就是确定工作范围。到了这个时候,对方扩得越大,他就越高兴。

邢天拿出一张打印的纸,“我已经写好了。”

李汉魂很快就看完,“培训的教材何来?”

“国内有一些专家,比方公安大学的高峰教授,可以请他们来讲课。”

“我认识高峰教授。但现在全国各地都在组建谈判队伍,恐怕他的日程已经排满了。”

“他的资料,还有国外有关的谈判资料,我手头都有。稍加整理,就可以印发。”

“凡事预则立。”李汉魂感叹道。

“临阵磨枪,不快也光。”

“谦虚是一种被人高估的美德。”李汉魂破例点燃一支香烟,“你知道有人怎么评价你吗?说你是没用的人。”

邢天笑了,“还说我是垃圾。”

李汉魂笑了,“你猜我是怎么回击这种说法的?”

“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。”邢天感到轻松,因此不无放肆。

“敢于自嘲的人,都是自信的人。毛主席说作为一把手,只有两件事:出主意,用干部。我深信我没有用错人。”李汉魂多年来,一直在观察邢天,也阅读过他写的文章,知道他很有思想,但对他的组织、协调能力还没有全面的了解,“权力有三种:一种是上授的,比方委任某某为局长;一种是民选的,比方推举某某某为人大代表;还有一种自授的,要求这个人,用自己的魅力去征服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李汉魂诧异地说:“你明白什么?”

邢天简短地说:“您是要我在全局范围内,举办有关的巡回讲座。首先要让大家了解我们。”

“一个人的反应越快,晋升的速度就越慢。”李汉魂指着邢天说,“我将召集全局处长以上的干部和分局局长、分管副局长,一起来听你的讲座呢!”

不过是一间月租金八十块钱的小房,但杨六已经很满意:它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套锅灶。而这后者,更是家的象征:所谓搬家,搬的无非就是锅灶。乔迁之时,总有一个新旧交替的阶段。哪一天可以算作正式的搬家之日呢?就是安放锅灶的那一天。

杨六单身的时候,最怕的就是过大年。没亲戚、没朋友,只能一个人猫在家里,吃下十斤速冻饺子、喝下五斤烧酒。除了吃饭,连嘴都不用张。

现在可好了!躺在床上的杨六望着正在屋内锅台前做饭的李花,听着外面性急的孩子燃放的鞭炮声,感觉到一种高峰体验。

这个时候,传来了敲门声。



谁会来敲这个连门牌都没有的地方的屋门呢？

面对市公安局的各级领导，邢天一点也不怯场，侃侃而谈。

他首先定义了什么叫“谈判专家”：绑架者使用暴力，劫持人质，并与警方形成了武力对峙。此时出面通过语言，其中包括肢体语言，来与对方进行沟通，从而缓解现场紧张度，达到感化劫持者，制止其犯罪行为升级之目的的警务人员。

但欲达到此目的，必须先了解对方的动机和意图。他特别强调了这两个词的不同：“意图”是“行为的故意”，也就是希望“达到某种目的的打算”。而“动机”则是“犯罪的原因”，也就是“推动犯罪的原动力”。

他知道这个问题很抽象，就举了个例子：一个老太太，去集市上买李子。小贩甲上来便说自己的李子又大又甜。老太太不肯买。到了第二个摊子，小贩乙说自己的李子很酸。老太太要了一斤。听到这番谈话的第三个摊子上的小贩丙，立刻明白老太太家要添丁进口了，得知是儿媳妇后，接着祝愿老太太生一个又白又胖的孙子。并且向她推荐了猕猴桃，说其维生素丰富，对婴儿最好。结果老太太要了三斤猕猴桃，并成为他的熟客。

为了掌握好节奏，邢天停了下来，“很简单，老太太的意图是买李子。那么她的动机是什么呢？”

这些公安的干部，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，显然不愿意像学生一样地回答问题，但也有例外。

“当然是给儿媳妇吃了！”秦川不以为然地说。他是市局刑警队的副队长，立过很多次功，并且是华东地区警察手枪射击比赛第二名、格斗第五名。

邢天摇了摇头，“表面上看去是这样，但这是浅层次的动机。更深层次的动机，是给孙子吃。这是老太太采购的根本目的。至于是猕猴桃还是李子，都是意图。了解了行为人的动机，就不难更改他的意图。”

秦川的嘴唇动了动。他本来的意图，就是邢天这个位置：四十多岁，如果不上到处级，希望就很小了。可因为他只有可怜的中专学历，在“硬件”对比上，很快就败了下来。心里也因此很不舒服。

邢天继续演讲：“那么，绑架者的动机是什么呢？我们先用排除法：他显然不是为了杀害人质。如果要杀人的话，完全可以悄悄地，而不是在大庭广众面前进行。他更不是为了自己死。马斯洛说过：追求生命安全，是人的本性。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：他用自己的生命连同人的生命作为赌本，去博取他认为‘更好’的前途。”

听到这里，秦川毫无先兆地插入，“甭管马说，还是牛说，”因为有李汉魂在场，他没有使用更不客气的“驴说”，“怎么进入谈话是关键。”

邢天点头，“没错。是关键。”

“他要是一言不发怎么办？”

“从理论上讲，这是不可能的：绑架者心中有愿景，就一定要描述。”邢天

依旧不紧不慢。

秦川站了起来，“我曾经亲身经历了八次绑架。四次在警方的强大压力下，罪犯束手就擒，人质安然无恙。四次绑匪被击毙，人质安然无恙。”他见有很多人点头，便继续说，“邪不压正，只要勇敢、果断，再加上好身手就足够了。”说罢，他挑战地看着邢天。

邢天自然有应对，“秦川同志说的没错。但统计数字告诉我们，目前中国成功解救、兵不血刃的三分之一，侥幸成功的三分之一，失败的三分之一。”

“统计数字是统计数字，实践是实践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。”秦川还是不肯坐下，继续提问。

“没错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。”邢天很有风度地笑笑，“一位癌症专家对我说，肺癌患者五分之三是吸烟者。我立刻举出我身边的例子，说我认识的吸烟者当中，目前尚无一例。而不吸烟的人，却有两例。这位专家说，请你到我的医院，或者到全国任何一家医院去验证一下，我敢肯定，这还是保守的估计。”他朝着秦川说，“我说的是宏观统计，不是个案。”

秦川只得坐下。

“有了这个前提，绑架者就会有要求。有要求，就可以切入。要求越多就越容易切入。”邢天加重语气说，“如果他没有要求，就是你没有找到切入点。”

来找杨六的是马飞。他很热情地向李花介绍说马飞是他的好朋友，而且是“独一个”的好朋友。至于这位在年关来访的好朋友的来历，他并没有说。李花自然也不会问。她只是给两个人炒了菜、温了酒，然后任凭两个男人推杯换盏，自己默默地在锅台边上吃饭。

迅速穿越脑血屏障的酒精，顺利地把杨六再度推向“高峰体验”中，他看着远处的李花说：“哥，我这辈子足了！”

“足了？”马飞眼珠一转，“怎么就足了？”

“有窝，窝里面有个女人。”杨六含混不清地说，“要是再有一个小崽子，就更足了！”

马飞质问：“你就不想发大财？”

“不想。真不想！”杨六坦诚地说，“俺爹告诉俺，财多是祸。”

“放屁！”这话一出，马飞也自觉不妥，赶紧改口，“你爹又没有过钱，怎么知道财多是祸？”

“俺爹的话俺信。”杨六可以运用的语言很有限，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。

“不想跟我去发财？”马飞十岁起，就进少年管教所，然后被劳动教养，最后被判刑，出来不过一年。在这期间，他接触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是盗窃犯、贪污犯之类的经济犯。杨六就曾是他的狱友。人之犯罪，多的是两种：强奸与盗窃。强奸罪，因为“桑拿”“歌厅”“发廊”之类的准色情机构的出现，大大减少。而盗窃则因为财富总量的增加而增加。所以他在监狱里别的没有学